

《難說再見》



市井萬象

近日，沉浸版芭蕾舞《難說再見》在上海音樂廳上演。這是芭蕾舞《難說再見》首次走下舞台，以沉浸式的方式進行表演。圖為芭蕾舞演員在深邃長廊翩翩起舞。

中新社



當盲盒遇見藝術

「讓藝術落地」是眾多藝術機構和藝術家關心的話題，不過，說易行難，博物館和畫廊等不斷嘗試拓展受眾，可真正讓人眼前一亮的產品並不算多。香港玩具公司How2Work與內地潮玩公司泡泡瑪特

（Pop Mart）聯乘開發的「精靈藝術家」盒玩系列產品，或可為我們普及與推廣藝術打開一扇新窗。

泡泡瑪特近日在港上市，引來不少人對於「盲盒」這個時興概念的關注。有人以日本「福袋」與「盲盒」類比，看重玩家抽取盲盒過程中因隨機與不確定帶來的快感（或也可能是焦灼），而我更關心盲盒從構思到生產再到營銷背後的IP經營。潮玩的個性與大眾文化圈層的聚合與維繫，是泡泡瑪特逆市上揚的關鍵，而「精靈藝術家」系列盒玩的醞釀與暢銷，即是例證。

「精靈藝術家」系列共有十二款公仔，每一款均「惡搞」或致敬一位著名藝術家或一件知名藝術品。從文藝復興名家米開朗基羅的傳世雕像《大衛》、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到荷蘭美術黃金年代畫家維梅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以及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的《人類之子》，香港知名插畫家龍家昇將玩具界人氣形象Labubu（一隻時常露出壞笑的精靈）扮成這些經典畫作與雕塑中的主角形象，因此，波提切利名作《春》中的維納斯變身半裸的精靈，羅丹名作《思想者》變成思考的精靈

黛西札記
李夢

，甚至蒙娜麗莎與印象派畫家德加創作的經典芭蕾舞女形象也一改其端莊沉靜或憂鬱的形象，化身壞笑精靈，讓人忍俊不禁。

「有趣」和「搞怪」是「精靈藝術家」系列盒玩吸引觀者的主要緣由，而如果潮玩公司有興趣在藝術普及和教育上多做一些事情，單有搞笑公仔或「cosplay名畫」之類的噱頭或許並不足夠。如果插畫家、潮玩玩具公司與博物館等藝術機構合作，因應藏品推出面向不同受眾（如青少年或親子家庭）的盒玩系列普及藝術史知識，並配合出版藝術史繪本以及製作音視頻節目等，盒玩或許不再僅僅限於「好玩」，而多了「傳播知識」的功能。當所謂的IP可以為公眾提供更多價值（例如社會關懷、族群建構以及知識普及等），潮玩的意義更凸顯，生命亦更久長。



▲「精靈藝術家」系列盒玩以名畫為靈感創作 Daisy攝

如是我見
天愛

或許你們知道，或許你們不知道，在距離紫禁城只有幾步之遙的東景緣，有一個屬於落日愛好者的靜謐空間。二〇一三年，視覺藝術家James Turrell在這裏打造了名為Gathered Sky（落日時分觀賞）的永久裝置藝術展。展廳是一個裝飾簡潔的正方形房間，天花板上被切出了一塊矩形且幾乎沒有厚度的天窗，像畫框一樣勾勒着天空。在這裏，人們無法直接看到太陽降落，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暮色四合。

東景緣由有着六百多年歷史的智珠寺改建而來。和很多北京的古建築一樣，智珠寺藏在胡同深處，並且一度在時代變遷和風雨洗刷中被人們遺忘。十年前，東景緣團隊開始了對智珠寺的修復和改建工程，以「修舊如舊」的方式讓它重新煥發生機。經過精心修復後的

或許你們知道，或許你們不知道，在距離紫禁城只有幾步之遙的東景緣，有一個屬於落日愛好者的靜謐空間。二〇一三年，視覺藝術家James Turrell在這裏打造了名為Gathered Sky（落日時分觀賞）的永久裝置藝術展。展廳是一個裝飾簡潔的正方形房間，天花板上被切出了一塊矩形且幾乎沒有厚度的天窗，像畫框一樣勾勒着天空。在這裏，人們無法直接看到太陽降落，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暮色四合。

英倫漫話
江恒

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在著名喜劇《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描繪了一對歡喜冤家，他們彼此看不上對方，互相冷嘲熱諷，但最終卻結為連理，這個劇情大可以放在英國和法國身上，只是雙方的苦澀多過甜蜜。

上周英國與歐盟領導人會晤試圖挽救脫歐談判時，首相約翰遜就被法國人當眾弄得下不來台。他當時見到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原本想搞個小幽默，用今年初巴尼耶前腳離開唐寧街十號、約翰遜後腳就感染新冠肺炎的事來套近乎，指着對方說「是你讓我中了招」，不料巴尼耶嚴肅地回敬了一句「不，是你傳染給我的」，據說現場的氣氛好像結了冰。

這個不懂幽默的巴尼耶正是法國人，由於他一直立場強硬，被很多英國人認為是法國故意從中刁難，也因此成為「眼中釘」。歐盟的消息指，法國總統馬克龍作為歐盟一個關鍵話事人，貿易協議談不談得成，要看他臉色，比如捕魚權，就是法國不肯點頭，所以說談判很大程度上就是英法兩家在較勁。

這種較勁甚至上了飯桌，歐盟在招待約翰遜「最後的晚餐」時，就按法國人的意思特意安排了一道前菜扇貝，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潛台詞——勿忘英法「扇貝大戰」。二〇一八年，英法兩國漁民曾為搶奪打撈扇貝，在英吉利海峽靠近法國諾曼第附近的水域展開過海上激戰，四十艘法國漁船「圍毆」五艘英國漁船，這場實為爭奪漁業捕撈權的較量，最終以英國漁船寡不敵眾、撤離該海域收場。法國人處處使絆子，讓約翰遜這頓飯吃得很不愉快。

其實脫歐談判只是英法這對老冤家互別苗頭的一個縮影，如果追溯歷史，自從一〇六六年來自法國的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英法實際上就結下了世仇，到後來金雀花王朝開始的百年戰爭，以及拿破崙時期的第二次百年戰爭，兩國的矛盾越積越深，直至近現代，不論從殖民擴張，還是列強稱霸，雙方雖偶有合作，但競爭如影隨形，如今英法都是歐洲大國和全球重要經濟體，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擁有核武器，都自

直到離開報社。

那時，《人民日報》社還設在王府井大街，我上夜班，宿舍就在離報社不遠的校尉營胡同內一個有兩層小樓的院子裏。六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某日，我中午起床開門，正要去洗漱間，卻見一男子正赤膊短褲在院中運動，後來得知，他就是新聞界少年得志者胡思升。他長我五歲，或許因為性情興趣相投，又住在同一院中，他不計資歷和地位，不多久，我們就成了相投相得的朋友，始終話題不斷，談文學，談人生，談愛情……特別是夏季，我們往往下了夜班，騎車直奔什剎海，趁夜深人靜，游泳盡興後再回宿舍睡覺。到了周末，又常常騎車到頤和園在昆明湖中盡興。也不盡是玩和談，我們還同做文學夢。

一九六六年初，我被調至內蒙古杭錦後旗。六月三日上午，北京站陰雨綿綿，我同父母、小妹告別後剛登上火車踏板，思升兄匆匆趕來，他安慰我說去內蒙或許是好事。此時，列車已啟動，他跟着車跑了幾步，急

販賣日落

建築群沒有艷麗的色彩和繁複的浮雕，它質樸的底色和歷史感幸運地得到了保留。遊人身在其中，便能在靜默中產生思古之幽情。或許是被寺廟裏的空靈和玄妙所打動，Turrell選擇在這座古建築裏嵌入他的藝術裝置。

東方繪畫線條上美，西方藝術家則更明確地追逐對光影的研究和刻畫。Turrell喜歡「光」本身的物質性，為了研究天光和空間的關係，他還曾買下了一座火山用於藝術創作。當談論到「光」的時候，Turrell說他總思考人們如何看待「光」這件事情，如果將光與其他大自然的所生成之物相比（例如黃金），後者需要人類雕琢方能凸顯本質的美。光也是如此，儘管無處不在，卻需要經過不斷的開發和探索，才能呈現它的美好。在東景緣的展覽中，天空不再遙遠，因為它變成了天花板的一部分；天光也不再縹緲，它化為有質感的顏料，填充在原本空蕩蕩的房間裏。

天空、天光和落日景象，它們聽上去十分日常，卻總能激發人探究的欲望。當我面對

黃昏裏的天空和城市時，時常覺得自己只能靜靜地凝視和欣賞，此外無事可做。很多時候，美麗的事物激起的滿足感很難被保持，重複性出現會讓人感到厭倦，日落的場景雖然每日都會出現，但它是不斷變化且難以捕捉的。它既不是博物館裏的固定展覽，也不是城市裏永久矗立的建築，它的美讓人感激大自然對人間日復一日的饋贈。

曾經的我反覆思考着「生活和繁衍的意義」。我一度說服自己相信人活着這件事本身沒有什麼意義，但是接受無意義的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隨後我用美來說服自己，如果能源源不斷地產生藝術家，那麼人類世代相傳便有了意義；如果我們還能為美麗的事物心動和感動，那生活就有了意義。有時我們只需要付出一點努力，去衝破感官的局限，便能邂逅未知的美。

如果有一天，時間剛剛好，你可以走進一座靜謐的古寺，然後抬起頭，去欣賞一場純粹的日落。

冤家路窄



▲電影《黑暗對峙》中，邱吉爾用手比「V」字表示勝利 劇照

覺影響力不相上下，甚至在分量上有可能壓對方一頭。

我在英國的這些年，也常聽到英國人和法國人互相吐槽。有一個頗經典的段子，是說兩個英國人在對話：「全球變暖對我們英國有好處嗎？」「如果海平面上升，我們就能離法國遠一些了。」這個笑話將英法互相嫌棄，卻又不得不做鄰居的矛盾心裏刻畫得淋漓盡致。

有一位經常往來於法國的英國朋友，曾向我傳授和法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他說，歷史上英國遭威廉一世征服後，上層貴族都講法語，而講英語被視為下等人，因此法國人存在一種天然的語言優越感，平時不屑講英語。讓法國人講英語的正確打開方式是：不能直接問對方「你會講英語嗎？」他通常不會搭理你，但若換個方式問，「你會講中文嗎？」他馬上會用英語說「我不會中文，但我會講英語。」這其中當然有很大的戲說成分，但無疑形象地反映了英法這種幾乎融入到基因的冤家對立。

英法兩國長期的恩怨情仇，不僅表現在口舌之爭，也體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比如，倫敦市中心著名的交通樞紐滑鐵盧車站（Waterloo Station），就取名於鄰近的滑鐵盧橋，顧名思義，此橋是為紀念一八一五年英法之間滑鐵盧戰役，當時以英國為首的聯軍大敗法蘭西帝國的拿破崙。上世紀九十年代，滑鐵盧車站當選為「歐洲之星」列車服務的英國總站後，法國頓時心生不滿，認為這將勾起法國人不愉快的回憶，曾專門致函英國政府要求車站更名。

再比如，廣為熟知的倫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廣場，也是為紀念英國打敗法國和西班牙

聯合艦隊的特拉法加海戰而修建，而廣場中央矗立的高大紀念碑，頂端的銅像就是指揮海戰的英國海軍名將納爾遜，正是他當年率領英軍，實現以少勝多，但最終不幸被流彈擊中而犧牲。據說紀念碑底座上的四座青銅浮雕，就是由繳獲的法國槍械融化雕刻而成，內容也是講述這位英國民族英雄的豐功偉績。

如果大家還記得描寫戰時首相邱吉爾的電影《黑暗對峙》，裏面也提到一個與法國人有關的典故。劇中邱吉爾最初用手比「V」字表示勝利，但手背向外，秘書提醒他，該手勢代表「見鬼去」的意思，手心向外才表示勝利。

而這個手背向外的「V」字手勢，就來自於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法國人吃盡英國人長弓的苦頭，抓到俘虜後就一律剝掉食指和中指，讓其無法再拉弓射箭，於是英國士兵見到法國人，就會高高豎起這兩根指頭，大有羞辱和嘲弄對方的意思，直到今天這個手勢在英格蘭地區仍廣泛應用。

對於英法兩國人民為何彼此存在偏見，一位法國人曾告訴我，在他們眼中，英國就從未真正熱愛過法國，普遍老百姓只沉迷巴黎的時裝和戲劇，享受美食和購置海濱房產，政客們則大玩「離岸平衡」和「光榮孤立」，就像英劇《首相大人》（Yes Prime Minister）裏內閣首席秘書的精妙總結：英國的外交目標五百年未變過，就是製造一個分裂的歐洲。

英國人可能也這麼看，莎士比亞在《亨利六世》中寫道：「只能利用法國，不能信賴法國」，這和邱吉爾口中「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不謀而合。

報界名宿默然歸

悼老友胡思升

人與事
李碩儒

北京時間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點五十一分，作家劉荒田發來一篇紐約文友轉帖說：「我的叔叔胡思升今晚八點二十分離開了我們……昨天，我在醫院見了他最後一面……」這是思升的侄女發的帖。我不禁悲咽無聲……

我與胡思升相識相交已經整整六十年。那時，我剛入《人民日報》，他則正任《人民日報》駐匈牙利記者，當時，兩大陣營雄峙東西兩個世界，「匈牙利事件」點燃了全球媒體，《人民日報》上幾乎天天有「本報記者胡思升布達佩斯報道」。那是個批判、消解個人名利主義的時代，幾乎大多數新聞報道都不署名，唯獨他是例外，於是聲名大振，首都新聞界幾乎無人不知他是個少年得志者。此言不虛，他一九四九年畢業於華東新聞學院，之後即入《人民日報》，十八歲被派駐蘇聯記者，「匈牙利事件」爆發後乘坐蘇軍坦克入布達佩斯採訪及長駐，事件平息後又派駐波蘭記者多年，歸國後，任國際部編輯，不少國際問題觀察和述評出自他手，

遞我一張紙條說：上車再看，這就是我要說的話……車速快起來，我急忙舉起手向越來越遠的父母、小妹和思升揮別。我打開紙條細看時，卻是他抄錄的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闕輔三秦，煙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看着王勃這首情真誼長又無奈的五律，想着他剛才的神情話語，我不禁眼眶潤濕、喉頭哽咽……我在內蒙一待九年多，從劇團編劇到《巴彥淖爾報》編副刊，我們從來通信不斷，每年回京省親，更有「相見時難別亦難」之感。

輾轉十三年後，我重回北京，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做文學編輯和編輯室主任，他已成《人民日報》國際部國際問題觀察和評論的主筆。堅守本職工作之餘，他與朋友合作，先後參與創辦了《報告文學》和《海外港台文摘》兩大刊物。他還身體力行，寫了大量文情並茂，遍及政界、學界特別是文藝界的報告文學。有人說他所以能那麼快捷準確地採寫名人並造成轟動效應，是因為他打着一

塊《人民日報》的金字招牌，和他天生的風度與口才，這自然不能不算一個有利條件，但我以為，他開闊的眼界、胸襟和學養，多年記者生涯練就的敏慧和分析，採訪前對採寫對象的充分研究和背景材料的掌握，這才是他優於別人的魅力和優勢。

歲月匆匆，世道變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同是因為家庭原因，相繼移居美國，可惜，他在紐約，我在三藩市。雖常通電話，但大不如在北京時想見面隨時可見。新世紀初的某年某月，我飛到紐約，看視久別的思升兄和其他朋友，見他仍是那樣挺拔瀟灑，我不禁兩眼喜淚……在他位於皇后區的老年公寓裏，我們又重溫了幾十年來習慣的不歇長談，之後，他又約請紐約的王鼎鈞等作家朋友在一間中餐館敘敘，新朋舊友，異國他鄉，杯酒下肚，大家談的仍是故國故人祖先文化，其情其景，暢快又淒然，沒想到，這竟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悠悠六十年的相識相知，未能送他最後一程，怎能不讓人悲懷長吟……